歐陽修集/卷149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書簡卷第五 ◄

歐陽修集
卷一百四十九 · 書簡卷第六

► 書簡卷第七

【與梅聖俞四十六通】

△一〈明道元年〉

某再拜聖俞二哥。昨日賢弟至，辱寄書，並前所寄二書及夢中詩，又五百言詩，頻於學士處見手跡，每一睹之，便如相對。別後雖尹氏弟兄、王三並至，然幕中事比聖俞在此時差多。蓋東都興造，日有須求，倉卒供辦，未嘗暫休息。職此，未始提從容聚首，獨游嵩事一勝爾。然而歷覽中春之游，山水之狀皆如故，獨昔之青林翠壑，今為槁葉。又目前不見聖俞，回憶當時之事，未一歲間再至，尋見前跡，已若夢中。又河陽咫尺，顧足下若千萬里。又曩日恨不得同者尹十二、王三，今反俱游，而聖俞獨不至。人生不一歲，參差遂如此。因思百年中，升沉生死，離合異同，不知後會復幾人，得同不得同也！自足下去後，未嘗作詩，前佳制未及和。尹十二去，應能盡說此中事，故略不論。知與師魯相見，少酒為歡，值無酒寄去，奈何。漸寒，千萬自愛。不宣。某白。

△二〈明道元年〉

某啟。藥簡再至，兩承示諭。八老之名，誠一時美事。然某本以寒鄉下流，後進初學，諸君子不知其駑下，業已致之交游，一旦坐評賢否，欲求純雅沉實之名，終不可得，而乃特以輕雋裁之。是知善譽者，不能美無鹽矣。子之評人，正如是矣。夫《大雅》之稱老成人重於典刑，而仲尼謂「三十而立」。某年二十有六，尚未能立，敢當老邪？又今

日不在會中，自可削也。夫人之美惡，待其自然之譽，乃見其實。今縱求而得之，是諸君待我素淺可知也。所以孜孜不能默受者，諸君當世名流，為人所重，一言之出，取信將來，使後世知諸君子以輕逸名我，復自苦求，方以美稱借之，益重某之不可也。削之益便。某再拜七老。

△三〈明道元年〉

某啟。捧來簡，釋所以名老之義甚詳。某常仰希雋游，所望正在規益，豈敢求辯博文才之過美哉！前承以「逸」名之，自量素行少岸檢，直欲使當此稱。然伏內思，平日脫冠散發，傲臥笑談，乃是交情已照外遺形骸而然爾。諸君便以輕逸待我，故不能無言。今若以才辯不窘為「逸」，又不足以當之也。師魯之「辯」，亦仲尼、孟子之功也。子聰之「俊」，《詩》所謂「譽髦之士」乎。公心造之「慧」，亦《大雅》之明哲。幾道之「循」，有顏子之中庸。堯夫之「晦」、子野之「默」，得《易》之君子晦明、語默之道。聖俞之「懿」，是尤為全德之稱矣。必欲不遺「達」字，敢不聞命？然宜盡焚往來問答之簡，使後之人以諸君自以「達」名我，而非苦求而得也。

△四〈明道元年〉

某啟。承惠詩並序，開闔數四，紙弊墨渝，不能釋手。緣文尋意，益究益深。清池茂林，俯仰觴詠，他腸蘊此，欲寫未能。聖俞所得，文出人外。昔之山陽竹林以高標自寓，推今較古，何下彼哉？但恐荒淫不及，而文雅過之也。公操諸君詩未至，今當以盛作遍呈，因督之爾。

△五〈明道二年〉

某頓首再拜。初四日，陳秀才來自河橋，喜聆動靜，歲暮ぞ慄，履況清佳，甚慰甚慰。又知府公已發薦章，聖俞在洛時，常言親老南方，思一歸侍。今應獲素志，亦朋友之共榮也。然作宰江浙，山水秀麗，益為康樂詩助，誰與敵哉！某自奉別以來，未嘗作詩，亦無文酒之會，所謂三日不談道德，則舌本強也。初六日，有少吏事至彭婆，約子聰、應之宿香山，獨恨不得與聖俞同爾。逢彥國行，聊寓此，草草。

△六〈明道二年〉

某頓首再拜聖俞足下。去月，王侍禁者送及所惠書。販傘船至，又得書，並鮑魚。及問傘客，知動靜備詳，甚慰甚慰。僕來京師，已及歲矣。未與足下別時，每相見惟道無憀賴。憶洛中，時以為感。況爾南北一異，雖鬱鬱，復誰道邪？年來但不病爾。往在臨清，恨無舊歡，今思臨清，又不可得。事事漸不如初，人生只爾，大可嘆也。足下素善南方，今居之，樂否？比比得書，甚略，不能究所懷。訝久不作詩，亦疑清興頓損也。京師侍親，窘衣食，欲飲酒，錢不可得。悶甚，時與師魯一高論爾。子漸在此，每相見，欲酤酒飲，亦不可得。校勘者非好官，但士子得之，假以營進爾。余既與世疏闊，人所能為皆不能，正賴閒曠以自適。若爾，奚所適哉？販傘者回，來索書，聊寫區區，舍足下欲語誰邪？臨紙徘徊，不免忉忉。

△七〈景祐五年〉

某頓首啟。去歲西陵曾拜狀。今春量移此邑，得子聰書，知已在京。尋得所示書，伏承榮改京秩，伏惟慶慰。聖俞久滯州縣，今而泰矣，下交欣慰，何可勝言！修昨在夷陵，郡將故人，幕席皆前名，縣有江山之勝，雖在天涯，聊可自樂。此邑雖便於飲食醫藥，然官屬無雅士，軍牧、虞曹，此況不言可知也。所幸老幼無病恙而已。不知聖俞美任何處？囚拘之跡，相見未涯，思渴思渴。自拜別將五歲矣，友益日疏，俗狀日增，篇詠之興略無清思。聖俞新作，雖京師多事，不惜錄示，以開昏鈍而慰相思，故人之惠莫越於此也。至禱至禱。賢弟云亡，必深痛悲，前得謝丈書，已知之，不勝嘆悼也。因人行速，聊拜此。冬寒，希保愛。不宣。某頓首。

有亂道一兩首，在謝丈處，為無人寫錄得也，聖俞略與臧否之。某有少吏事告謝丈，望聖俞與咨啟之，略語伊法官少為庇隱。某自作令，每日區區，不敢似西都時放縱。此來事亦得正，但為上官見怒，曲有駁議。然亦終無可駁，縱有，亦非大罰。其如危辱之跡，不欲使有小過也。或聖俞問得謝丈一言，乞批數字，送與附書人也。千萬千萬。某又上。

△八〈寶元二年〉

某頓首啟。前者見邸報，有襄城之命，乃知當與謝公偕行。然竊料舊尹當徙蜀，聖俞即留領縣事，襄城居孔道，音信自此可日至，是以慢然未能作書。及縣，走接太守，還，得手書，乃知前至南陽。南陽去邑，其間一驛爾。某當請見，直以公新下車，方布條教，伸威信，門生故人未宜往累於其間，須其旬浹少定爾。又恐聖俞莫能久留，或略命駕見過，此大幸也。為別五六歲，貶徙三年，水陸走一萬二千里，乃於此處得見故人，所以

不避百餘里，勞君子而坐邀也。顒俟顒俟，相見旦夕爾，他不復道。

△九〈寶元二年〉

某啟。承九月一日就道，雖為遲留，然清風、白牛，久雨泥淖，尤須大晴，然後不阻。某自解官，觸事不快，至今幾五十日未能脫去，豈其屯蹇未極邪？所幸親老漸安，更三五日，可以卜行。南陽之居，依賢主人，實佳事，但恨聖俞不在爾。昨夏中，雖喜會於清風，然猶未盡區區之懷。今茲寓居，方欲悉屏他事，為聖俞極數日之歡，而先後參差，若相避然。又見聖俞書中，言有事欲相見，以不克為恨者，益令人怏怏爾。到官必有日，南陽人便，無惜寄音相及。秋寒，自愛。

△十〈寶元二年〉

某頓首。前遣公幹馳信迎候，蓋初約，然亦頗疑酷暑如此，非乘興之時。人還得書，果爾。及急足至，又沐榮問。承暑中起居無恙，甚慰甚慰。前累求新作，今者書尾有自厭之說，豈可疾淫哇而欲廢置律呂？百花洲唱和必多，欲一讀以祛俗累之心，何可得也？孫書注說，日夕渴見，已經奏御，敢借示否？蒙索亂道，恰來盡，呵呵。講席所說何書？因信乞示及。書寢之樂，當輸閒者，聖俞不得獨擅也。謝氏詩昨忘附去，今又卻尋不見，候見，納去矣。旱熱可畏，千萬保重。

△十一〈寶元二年〉

某頓首啟。穀正來，得所示書。及見與謝家書，甚詳。云買洪氏莊與卜葬、市屋業，皆其所急者也。又云減俸為助，此特聖俞患於力弱，不能厚報知己而然爾。恐於謝氏無益，而於聖俞有損爾。聖俞若此月減三五千，如失萬錢，謝氏族大費多，得之未覺甚助。謝家亦自有書，必言，幸思之也。洪氏莊極佳爾，不須聖俞竭囊橐，此固親朋好事，然幸其可以自辦爾，望聖俞力為乾之，某行必為帶錢去。葬地已就此營卜。及市屋業差有緒，然此不可倉卒爾。他細故，盡諭穀正，可詢之。鄧氏醵賻已止，皆如雅意。某年盡必到襄城。祭文挽辭極佳。冬冷，保重。

△十二〈康定元年〉

某頓首再拜啟。自八月一日至京師，及今已兩辱詩，並在東都凡三辱詩，皆未還答。非

惟恃聖俞不以書之疏數為親疏，又以將遣專人，而多事未能便遣故也。前知為水災所苦，此常事，不足置胸中。親老，求官南方，此理當然。安撫見辟不行，非惟奉親避嫌而已，從軍常事，何害奉親？朋黨，蓋當世俗見指，吾徒寧有黨邪？直以見召掌箋奏，遂不去矣。文雅處家事，方於薛氏求一屋為貯之，勿慮也。某於此，幸老幼無恙，但尤貧，不可住京師，非久，亦卻求外補。日夕相識多忙，不暇作詩。足下必不憚見寄，閒吟者皆錄示，千萬。冬冷，保重。

△十三〈康定元年〉

某頓首啟。前謝監簿行，附書問差遣。書去後兩日，知審官擬定湖州城中監稅，不勝喜慰，然不即走書專報者，意謂敕下自當知。及弓手至，得書，尚云云。始怪何處稽留，至今未到？然今必至矣，不爾，當為督也。俟春入京尤便，但不知何處少留？某自還館，日夕匆匆，筆研非答書簡、寫門刺，未嘗視。昨夕子履偶來會宿，聯句數十韻奉寄，且以為謔。又有前奉答長句，並錄附去，可笑可笑。歲陽以來，風日慘然，土霧雜下，氣候不常，萬萬自重。

△十四〈慶曆初〉

某啟。為親老久疾，乍進乍退，醫工不可用，日夕憂迫，不知所為。蓋京師近上醫官皆有職局，不可請他，兼亦傲然，請他不得。近下者又不知誰可用？親疾如此，無醫人下藥，為人子何以為心！京師相知少，不敢托也。告吾兄與問當看有不系官醫人，或處士之類善醫者，得一人垂報，待差人齎書帛去請他，幸為博訪之。聖俞聞此，必挂意，更不奉禱也。如有所得，亦速遣此人回。其他不暇忉忉。

△十五〈慶曆初〉

某啟。近君謨學士行，曾奉狀。尋得邸報，承有出身之命，士大夫公議未厭，皆為聖俞嗟惋，獨某不然，未知高明自以為如何也。聖俞卓卓於後世者，不以名位為輕重，取重於今世者，亦豈以此小得失哉！苟以寵辱為意，則布衣之樂，有優於華衮之憂畏也。老兄應能自達，不忉忉也。已寒，保愛。

△十六〈慶曆四年〉

某頓首。累辱書，為慰何已。然久不致問者，勞逸不同，於理宜然，諒不為罪。經城楊宰來，備詢動止，承久困輦下，何時可赴任？所示盛編，云已了，甚於飢渴也。此人回，望一信，容專令人去取。〈使人致來，恐糜費。〉銘文不煩見督，不久納上，只為須索要好者，恐未盡爾。呵呵。昨在真定，有詩七八首，今錄去，班門弄斧，可笑可笑。然相別久，無以為娛爾。前有《水谷詩》，見祁公，云子美秘不令人見，畏時譏謗。吾徒廓然以文義為交，豈避此輩？子美豪邁，何乃如此！世塗萬態，善惡由己。所謂禍福，有非人力而致者，一一畏避，怎生過日月也？其他非面不盡。近書見教審聽，敢不佩服。咫尺更有所聞，不惜一一示及。有酒，少人致去，奈何奈何。夏熱，千萬保重。

△十七〈慶曆六年〉

某頓首。貶所僻遠，特煩遣人至此，並得陳留書新集詩、見寄詩、見和詩外，雜詩一卷、碑文數本、《千字文》等，豈勝慰喜。琅邪泉石篆詩，只候子美詩來，已招子美自來書而刻之。《游山六詠》等，即欲更立一石，不惜早見寄也。詩序謹如命附去，蓋述大手作者之美，難為言，不知稱意否？其他事，穀正在此數日，備見所為，可知居此之況，不煩述也。「閉戶」、「飽齏」之句，怎生諱得。呵呵。相次奉和、見寄詩，別拜狀次。春暖，千萬保重。

△十八〈慶曆六年〉

某頓首啟。自穀正去後，更不曾上狀。蓋以經夏大暑，秋來或聞移南京，或云來與刁氏成親，一向因循，遂成疏懶。然中間卻得聖俞所寄《六詠》及《桐花》、《啼鳥》等詩，近又得刁十六所寄詩書。即日必已還許，冬冷，尊候萬福。某居此久，日漸有趣。郡齋靜如僧舍，讀書倦即飲射，酒味甲於淮南，而州僚亦雅。親老一二年多病，今歲夏秋已來安樂，飲食充悅。省自洛陽別後，始有今日之樂。詩頗多，不能一一錄去。未相見間，惟冀保愛。多時欲作書，無便，今托提刑趙學士，謹附此。不宣。

△十九〈慶曆七年〉

某又啟。去年夏中，因飲滁水甚甘，問之，有一土泉在城東百步許，遂往訪之。乃一山谷中，山勢一面高峰，三面竹嶺回抱。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，乃天生一好景也。遂引其泉為石池，甚清甘，作亭其上，號豐樂，亭亦宏麗。又於州東五里許菱溪上，有二怪石，乃馮延魯家舊物，因移在亭前。廣陵韓公聞之，以細芍藥十株見遺，亦植於其側。

其他花竹，不可勝紀。山下一徑，穿入竹筱蒙密中，豁然路盡，遂得幽谷。〈泉名幽谷。〉====已作一記，未曾刻石。亦有詩托王仲儀寄去，不知達否？告乞一篇留亭中，因便望示及，千萬千萬。

△二十〈慶曆七年〉

某頓首。穀僕來，捧書，得詢動靜。又見詩中所道，有相游從唱和之樂，備詳平日幕中所為，可勝慰也。某此愈久愈樂，不獨為學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適而已，小邦為政期年，粗有所成，固知古人不忽小官，有以也。示及飲酒，今春來頗覺風壅，亦不能劇飲如往時，〈然自作主人後從己便。〉承見戒，多荷多荷。他事非獨不挂口，亦不關心，固無淺深可示人也。某母老多病，而身才過四十，頓爾心闌，出處君子大節，有所未果，不敢效俗夫妄言爾。春暄，千萬保重。

△二十一〈皇祐五年〉

某啟。見謝亶言新生小息不安，甚撓懷。然書中不言，難以為信。聖俞居京師，宜其不樂，然業已至此，當少安之。某哀苦，殊無生理。閒中靜思，處世無有好處，惟當識者自遣之爾。云欲來此，深荷厚意。然恐差遣，理當難得，遂止為佳。已熱，慎疾寬中為禱。

△二十二〈皇祐五年〉

某啟。徐先輩人至，辱書，果承有小嬰之念。時暑，益當自寬爾。某孤苦中，中外多事，偷閒便思一得故人為會。某不可往，聖俞不可來，奈何奈何。惟當一讀新篇若會面，而聖俞惜不寄，又將奈何奈何。陳碑不可增矣，斯人不曉文義，有三兩處是行狀所無，〈出米、修路〉====等意。若果有當書，何故而略？切丁寧喻之。此輩不向道，亦終不知。近並作書，此不一一。某再拜。〈四月十九日。〉

賜茶、賜醫，常事爾。謚，前面官銜中已有，贈官亦然。散侍郎作相，不足為榮，但問人如何爾。若材堪，則自胥靡亦作相，如不堪，則乃是僥幸。但如是向道，無妨。

△二十三〈皇祐五年〉

某啟。謀葬事未得，恐遂後時日，極撓悶。蓋以術者太精，自家又全不會，只信他人，道不好，便疑惑不敢使，非效俗流求吉地，圖官國山高也。夏侍中父葬於虜，契丹必不與你擇官國山地葬也。閒中不曾作文字，只整頓了《五代史》，成七十四卷。不敢多令人知，深思吾兄一看，如何可得極有義類？須要好人商量。此書不可使俗人見，不可使好人不見，奈何奈何。失音可救，曾記得一方，只用新好槐花，〈尋常市中買來染物者。〉於新瓦上慢火炒令熟，置懷袖中，隨行隨坐臥，譬如閒送一二粒置口中，咀嚼咽之，使喉中常有氣味，久之，聲自通。病愈，新篇幸多為寄。此小簡立焚，勿漏史成之語，惟道意於君謨，同此也。失音、腳氣，皆是下虛，吾徒老矣，省些。斟酌斟酌。某此居哀獨宿，然以憂惱，亦自多病。恐知。

△二十四〈皇祐五年〉

某頓首聖俞博士兄。徐無黨人回，奉狀。陰雪不止，體氣若何？某為近得君貺家書，報薛家夫人不安，老妻日夕憂撓。尊年久患，誠亦可憂，但薛宅書來，止云無大段疾苦。奉煩吾兄因見公期，為與問一的信，因便相報。吾兄書，家人不見，略要知其增減。又為妻子要去歸省其母，亦欲過中祥，遣他去，貴先知彼中遠近爾。某自要知，謝氏有人還，幸批數字。逼節哀苦中，立偶人行，草此。

△二十五〈皇祐五年〉

某啟。近謝秀才人行，嘗奉狀。日來起居清勝？某哀苦如昨，私門日益多事，又為妻母近病，須令家人一往省之。前嘗奉托詢問，久候來報也。近為子美編成文集十五卷，凡述作中人可及者，已削去之，留其警絕者，尚得數百篇。後世視之，為如何人也！朋友之間可以為慰爾。某益衰病，庶事不耐煩，惟常守書冊危坐爾。聖俞數許新詩，不見寄，似近日頗以為難，何也？因兒子輩行，奉此。春暄，保重。

△二十六〈皇祐五年〉

某啟。寄惠鴨腳子，甚奇。趙三書信已領。聖俞詩屢見許，甚渴見，何必自寫，小兒輩可錄。某亦厭書字，因思學書各有分限，殆天之稟賦，有人力不可強者。往年學弓箭，銳意三四年，不成，遂止。後又見君謨，言學書最樂，又銳意為之。寫來寫去，卻轉不如舊日，似逆風行船，著盡氣力，只在舊處，不能少進。力竭心倦，遂已。身老矣，安能自苦如此邪？乃知古今好筆跡，真可貴重也。今後只看他人書，亦可為樂，不能生受

得也。數日陰悶，昏然，因作聖俞書，頓覺豁然如有所釋。若遂一握手，可勝為慰也。謝景平文字，下筆便佳，他日當有立於世，何止取一科第而已，吾徒可為希深喜也。胥太祝且為伸意，某卜葬地尚未買得，相次決定，當有書報他也。匆匆不宣。

△二十七〈皇祐五年〉

某啟。前日謝氏人還，辱書，承尊候已復康佳，新正必倍清勝。某孤苦如昨。為有二小侄，一在象州，久不得信。一在袁州，欲乞渠來潁以辦葬，今札某官位、姓名，托與問一消息。恐難得便，但卻因謝氏人見示可也。吾兄清懷，不樂俗事。某寡相識，煩聒，甚悚甚悚。

△二十八〈皇祐五年〉

某啟。忽忽度日，無生意。衙前行，曾奉狀。徐生人至，辱書，承春寒尊體清勝，為慰無已。某哀苦中，尋得葬地，欲趁八月、十月襄事，但庶事少人辦集，小侄煩為問，當已有削，必得請。師魯文字，俗本妄傳，殊不知昨范公已為作序，李厚編次為十卷，甚有條理。厚約春末見過，當與之議定，別謀鏤本也。自春陰寒，少晴明，病體不勝疲勞，倦於書字，不能周悉。

△二十九〈嘉祐元年〉

某啟。大熱甚於湯火之烈，兩日差涼，粗若有生意。然以家人病患，飲食不能自給，區區煎迫，殊亂情悰，久不承問，審尊體何似？二十二日，欲就浴室或定力餞介甫、子固，望聖俞見顧閒話，恐別許人請，故先拜聞。《禮部詩》納上。

△三十〈嘉祐二年〉

某啟。承惠《答蘇軾書》，甚佳，今卻納上。《農具詩》不曾見，恐是忘卻將來，今再令去取。讀軾書，不覺汗出，快哉快哉！老夫當避路，放他出一頭地也。可喜可喜。罰金未下，何害？不必居家俟命。因出，頻見過，某居常在家。吾徒為天下所慕，如軾所言是也。奈何動輒逾月不相見？軾所言樂，乃某所得深者爾，不意後生達斯理也。

△三十一〈嘉祐二年〉

某啟。以小兒子傷寒已較，因勞復發，今日錫慶齋會，亦去不得。愁坐，忽得所示，為之豁然。憂煎病患，常以為苦，思效榴花之飲，不可得也。三兩日兒子安，聖俞過不惜頻，相訪借馬，若修家又何厭也？三十年前事，信如前生，憂樂不同，可嘆可嘆。亦約子固、子履，當奉白也。只候兒子稍安爾。人還，謹此。

△三十二〈嘉祐二年〉

某啟。經節，伏惟以時納祜，昨日早至薛二家，空心飲十數杯，遂醉，歸家卻與諸薛飲。承見過，仍留刺，何乃煩老兄如此既醒不遑，無以自處也。節下，外處送酒頗多。往時介甫在此，每助他為壽。昨只送王樂道及吾兄爾。愚性疏簡，人事不能周。然意之所至，實發於誠心。蒙惠簡，云有所答，則非也。恐不知鄙懷，故略自陳述。二十二日，欲同子履和叔閒話少時，先白，恐他有所適也。

△三十三〈嘉祐二年〉

某啟。陰雨累旬，不審體氣如何？北州人有致達頭魚者，素未嘗聞其名，蓋海魚也。其味差可食，謹送少許，不足助盤餐，聊知異物爾。稍晴，便當書局奉見。

△三十四〈嘉祐二年〉

某啟。中前在范家坐中，已覺不佳，所以都無情緒，數日勉強，有事相役。既歸，遂倒臥。以出汗頗多，亦利動髒腑，頓覺體虛，幸連日不朝，免得請告。更三兩日，不知可出未？承問念，感愧。亦審中酒，吾輩年高，不獨他事，至於飲酒亦不能如故時也。更希慎愛。

△三十五〈嘉祐二年〉

某啟。谷正來，承惠詩，老重深粹，不似頃刻間成，何其敏妙至此也。早來得筆絕佳，不圖若此之精，其精如此，豈常有耶？然久無稱手者，乍得，甚快意，多感多感。暑中絕近文字不得，無以度日，時因作書簡，得一揮毫，尚可銷憂爾。人還，姑此奉謝。

△三十六〈嘉祐二年〉

某啟。兩日不出，方為杜公作銘。承惠詩，絕高，恐不可繼，且留款曲試和，待稍仿佛，則將出。雨久作，奈何。天災斯人，豈惡之也，其亦有以邪？昨夜暫止，頗緩奔走之計，然遑遑何時得遂安居？漸涼，思奉言笑，何可得。人還，姑此。

△三十七〈嘉祐二年〉

某啟。自入夏，閭巷相傳，以謂今秋水當不減去年。初以為訛言，今乃信然。兩夜家人皆扈水，並乃翁達旦不寐。街衢浩渺，出入不得。更三數日不止，遂復謀逃避之處。住京況味，其實如此，奈何奈何。方以為苦，不意公家亦然，且須少忍。特承惠問存恤，多感多感。蔡君謨寄茶來否？悶中喜見慰。人還，忉忉。

△三十八〈嘉祐二年〉

某啟。雨不止，情意沉鬱。泥深，不能至書局，體候想佳。某以手指為苦，旦夕來書字甚難，恐遂廢其一支，豈天苦其勞於筆研而欲息之邪？悶中謹白。

△三十九〈嘉祐三年〉

某啟。動輒旬浹，不奉顏採。雪寒如此，無復清思，區區可知。亦怪聖俞未嘗見顧，得簡示，乃云「不登權門」。若以此見格，何望於老兄？某每日晚多在家，因出，望見過，幸甚。如晦所欲已起奏，難於更奏，蔡州亦應須得。簿書煩擁，走此為答。殘雪可愛，能見顧，尤望。

△四十〈嘉祐三年〉

某啟。旦夕寒色尤盛，衰病者殆不能勝矣。不知吾兄尊候如何？昨夜再讀《和景仁雪詩》，甚妙。兼以韻難，如何可和？且只和得《歲日書事》一篇。其元所示，遂留之，過節更送他處，告別寫去也。手筆凍縮，書字不得。韓、範二公詩，看了示下。印卷子何日了？因出，見過。陰寒，公事頗少，甚閒。恐知。

△四十一〈嘉祐三年〉

某啟。累日不奉見，不審體氣如何？兼以俗事，無由奉詣，理固當然。聖俞遂以權門見薄，無乃太僭也！前承惠《白兔詩》，偶尋不見，欲別求一本。兼為諸君所作，皆以常娥月宮為說，頗願吾兄以他意別作一篇，庶幾高出群類，然非老筆不可。亦聞有與如晦一篇，甚佳，皆乞取。蘇大挽辭一首，閒寫，助一笑。今日偶在家，謹奉此。

△四十二〈嘉祐三年〉

某啟。經節陰雨，猶幸且晴，不審尊候何似？閒作《歸田樂》四首；只作得二篇，後遂無意思。欲告聖俞續成之，亦一時盛事。來日食後，早訪及為望。

△四十三〈嘉祐三年〉

某啟。承寵惠二篇，欽誦感愧。思之，正如雜劇人，上名下韻不來，須勾副末接續爾。呵呵。家人見誚，好時節將詩去人家廝攪，不知吾輩用以為樂爾。後日絕早過吃不托，適簡誤云食後，這回不是廳子誤也。

△四十四〈嘉祐四年〉

某啟。適至書局，承自釋奠處方歸，困倦，不敢坐邀。忽辱惠教，兼得唐子方家行狀，謹當牽課，然少寬數日為幸。其如行狀中泛言行己，殊不列事跡，或有記得者，幸更得數件，則甚善。又云有尹師魯所作墓志，亦得一本，尤幸也。尋常人家送行狀來，內有不備處，再三去問，蓋不避一時忉忉，所以垂永久也。乞以此意達之。

△四十五〈嘉祐四年〉

某啟。前日承見過，偶他客多，不遂款曲。快晴，意體想佳。梅公儀來要杭州一亭記。述游覽景物，非要務，閒辭長說已是難工，兼以目所不見，勉強而成，幸未寄去，試為看過，有甚俗惡幸不形跡也。程碑當便下手，只如《唐書》，亦須了爾。

△四十六〈嘉祐四年〉

某啟。自承在式告，兼以假故多，遂阻奉見。秋氣稍涼，喜承體候清安。辱惠建茗，此誠近所難得，特為珍貺也。然莫妨待客否？恐彼闕，當卻分納一半也。原甫高論少抑，

亦當不復較難，來日朝中，當面敘。人還，謹此為謝。某再拜。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